

古陡门，一座人民治水丰碑

■陈思义/文 陈立波/图

“陡门”，意为在水流较陡之处装上一道门，以便关水。陡门是人工建造的拦水闸门，也叫水闸。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陡门，为中国灵渠的运河水闸，称天下第一陡。瑞安的陡门也非常的“古”，石岗陡门为宋代水利设施遗址，塔山陡门也是温州建造年代最早的陡门之一。



扫一扫看详情



石岗陡门遗址



石岗陡门局部



南门湫老陡门



肖宅水闸



场桥水闸



塘头水闸

陡门，水利之大者也

抗涝与抗旱，一有陡门，一有堤塘。明万历《温州府志》：“温地环山而平行，骤雨而虞溢，沿海而易泄，稍旱而虞涸。故有陡门水湫而疏之，又有塘埭而蓄之，旱涝亦云有备矣。”堤塘与陡门，是水利设施里面最重大的，也是最急切的。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：“瑞安田濒于海，江湖内冲则水淤，河水外泄则川原复竭。早不蓄则干，涝不泄则又溢。塘、埭、陡门，水利之大者也。”有了塘埭，就有陡门。“埭与陡门尤相表里，埭藉陡门以疏其流，陡门藉埭以壮其址。”所列26处陡门，宋建的陡门占一半，有塔山陡门、桐浦陡门、石岗陡门、南口陡门、沙塘陡门、屿头陡门、周田陡门、唐枋陡门、新丰陡门、塘东陡门、半浦陡门等，有的距今一千多年，可谓“千年陡门”了——月井陡门，长二丈五尺，凿岩依岸为之。至浦口有九盘，创自建县初。宋绍兴，吕令勤相地理，谓龙山系邑青龙，宜出水，乃浚水。续为民居占塞。明万历己亥，傅令道唯申院，委判王锡命按浚焉。后复坏，海潮冲入。国朝顺治十二年重建，以障咸水。

石岗陡门，在韩田，长四丈八尺。通志：帆游、崇泰、清泉三乡山溪之水，流为支河八十有四，咸趋石冈，溉田二千余顷。旧附穗丰山南趾，因距海远，遂迁于此。宋元年间，朱令素重筑。时与赵通判从、隐士林石观此赋诗，有“久坏复完君识远”之句。塔山陡门，在洲渚北，宋大中祥符间筑，下通澄头江。因潮冲坏，咸水入河。元丰元年，里人何成泽重筑。明正统间，耆老吴民载重修。其中龟山、苍山、半浦、桐浦、塔山、航浦、南口、九里、创埭，惟此9处编有闸夫，即担负开闭闸门劳役的人。去桐浦乡塔山村江边，看塔山陡门，见中间设闸门，两边为行人桥，有点独特。内桥每间铺4条桥板，外桥每间铺2条桥板，为花岗岩条石构件。有字，一侧刻有“宋淳祐壬子仲冬月日重建”阳文，楷书。一侧刻“大清同治壬申三月吉日重建”阳文，楷书。《玉海遗珠——瑞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精粹》评价：“塔山陡门桥是我市建造年代最早的陡门之一，它较好地保存着宋、明、清等历史时期水利方面的信息，具有较高的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价值。”

古人超凡的水利智慧

石岗陡门，瑞安最有名气的陡门，在塘下镇石岗村，连着下林村的河上，石构建筑很古老了。你去实地看看，必定喜欢那种浑厚稳重的样子。石岗陡门由水闸与桥组成，俗称“闸桥”，四孔。最抢眼的是闸门石柱，方形，有放闸板的凹槽，当为陡门最重要构件。泄水时闸板开启，蓄水时闸板放下，这就是陡门的工作过程。桥是行人的桥，桥面铺条石5根，听说为便船只通行，中间两孔被抬高，成为稍带有拱势的桥面。石岗——下林，下林——石岗，桥把两岸连起来。古人为什么选址在石岗造陡门？老陡门本在“穗丰山之南址，以距海远，泻水不效，而议迁置”（陈傅良《重修石岗陡门记》，下同）涂涨起，海退去，穗丰山之南的陡门离海岸远了，排水功能衰退了。确定陡门迁建在哪里，当有科学依据：“须时潦至，乃为木鹅数十，于并山诸水所发源，纵之而观其所会，则旦日会于石岗。”发大水了，在各溪流之源，放下数十只木头做的鹅，木鹅漂流而下，结果第二天都会合在石岗，说明水汇

聚于此，可造陡关水。“又患其平壤不能岁月涸，而审之皆碗埭沙磧，与地名不谬。穴以锄锄，率人日得土盈斗，于是定迁。”又怕淤泥太松，短时间内不能干涸。又看这里都是砂石，与地名石岗相符，有“石”。挖下去看，地基应当不软。几经实地考察试验，集思广益，用智慧把选址意见统一起来。史载，朱素，北宋元丰年间任瑞安知县，废穗丰山南陡门，筑海安乡石岗陡门，导泄帆游、崇泰、清泉三乡之水，灌田二千余顷，惠民甚广。这时的陡门是木头建的，至南宋绍兴末年（1162），陡门“屋阙俱坏，独两股岸与沟底以巨木为之，长或三丈余，厚径尺，有屹然存者”，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知州李榘、知县刘龟从等人组织重修，不再用木头了，而是“以石代木，撤旧而新之”，这个算是上面督办的重点工程了，陈傅良有《重修石岗陡门记》记之。这是古代陡门建造技术的一项重大改进，“以石代木”，用石材代替传统的木材，防止受潮腐蚀，大大延长了陡门的使用寿命，自此建造陡门就用石头了。

顺应自然，众志成城

入宋以来，随海涂增长，筑塘渐多。宋乾道间尽力修水利，“择县官之能者总其事，召乡之士有才于者董其役。如朱浚、瑞安塘路、石岗斗门，功役浩繁，皆不日而成，民蒙其利。”（宋楼钥《国子司业王公行状》）古海塘外移后老闸随之废弃，又造新闸，石岗陡门即是。石岗陡门以外的海湾又淤积成陆，明代就在新淤海涂外造了一条海塘。明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知县刘畿建议造新陡门，众称龟山地处浦口咽喉之处，旁有山岩，可建陡门。刘畿亲自勘察地形，“欲于龟山海口咽喉之处建立陡门，仍筑防潮塘岸一带，内围涂三百亩，其工料不费公帑”（《龟山陡门碑记》下同）就是不费公家的钱，而是召募富户督造，以所围垦的涂田抵补费用，如此“公私不扰，而民利无穷，甚盛举也”。刘畿调离了，他托付下任接着去完成。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龟山陡门建成，代替了石岗陡门，把闸夫也调拨过来，“以时启闭，自是咸者不入，淡者不出，稼穡无畴昔之患，大利兴而大害除矣。”随着海涂淤涨，海岸线又东移了，清中后期再往外筑第三条海塘，叫新横塘。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：“乾隆初年，城东沿海淤涨，自老塘至海水约长十余里，可以开垦种植，详请升科，文明亩分，均摊旧荡输税。民乃另筑新塘以捍潮，谓之新横塘，自十一都巡检司至五都梅头，计长四十五里。”莘厝有个地方叫“新横塘”，上望也有个地方叫“新横塘”，都是新横塘建成后形成的村落。后来再往外筑塘，横塘之外又横塘，叫新海塘。1955年取土加固新海塘，挖出了一条中塘河。那条端午赛龙舟的中塘河，你也不陌生。海涂再淤涨，1959年在海塘内东筑人民塘，新建陡门10座，在海塘内侧取土筑塘，挖出了一条人民河，也叫东塘河。人民塘工程名闻遐迩，三万民工组成团营连，上工地安营扎寨，开展劳动竞赛，《人民日报》曾发表长篇通讯《东海长城》予以报道。滩涂不断淤涨，海塘每外移一次，可围涂造田一片。一本讲水文化遗产的书《平水温州》，就用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概括这个变化：三个五百年，东延十余千米。最吸引人的是陡门上“南门湫水闸”“南河湫陡门”老宋体字，是1960年代的流行字体，石灰堆塑的，标注了那个时代的温瑞平原农业文化遗产。1994年百年未遇强台风摧毁了全线海塘，人们众志成城重建了标准化海堤，巍巍然横亘，也配套建了水闸。据《瑞安市志》（1997—2012），至2012年底，全市设计流量10立方米每秒的沿海水闸共16座，为场桥、南门湫、鲍六、南河湫、前池、大典下、里学、汀田、董田、莘民、九里、薛里、上望、阁巷一、阁巷二、阁巷三水闸。沿江水闸，全市共有53座，在飞云江及其支流上，其中东山下埠水闸、浦底水闸、南码道水闸、江溪水闸为四大中型水闸，设计排涝能力达100立方米每秒以上。内河水闸，都属于小型控制闸，过闸流量5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有97座，平原地区居多。

舍小家为大家，普通而伟大

海塘与陡门凝聚了沿海人民顺应自然、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力量，也留下了不少先贤乡绅治水的故事。戴新洋（1886—1975），鲍田鲍一人，27岁中他参与筹划和建造的陡门、桥梁380多座，开挖和疏通的河道、浦沥260多条。他向人民政府建议：每年夏至以后，所有上、中、下陡全部关闭，使咸水不进，淡水不漏。他设计了“雷公铲”将淤泥搅成浆状水冲入海中，他用浚浦轮疏浚了莘厝淤、上望淤、南河湫、南门湫、大典下浦、场桥浦、梅头淤。1963年3月黄宗英从上海来到故乡瑞安，采访戴新洋。她创作的报告文学《新洋伯》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上——“三百九十里以内的四百多个大小陡门、五百多座桥梁、一千多条河道浦沥，是他常来常住之地。除水患兴水利仿效大禹，岩礁之志万潮难平，南河湫陡门只用九个月就造好了。”“新洋伯银须飘着，背个绿帆布包，穿布鞋风里雨里往堤塘上走，拉也拉不住，关也关不住。本可以享清福了，新洋伯呀新洋伯，他偏不。”林济仁（1902—1980），曹村许北人，开挖天井洋河、建造上洞水库，他检查工地质量的事，至今为人传颂。他担任江溪水闸管理员20年，风里雨里，惟有一盏马灯一把雨伞为伴。人们说，“要是大家都像林济仁这样认真负责，还有什么事干不好。”王国献（1904—1973），东山肖宅人，20多岁就当陡门管理员，他终生吃住在10余平方米的管理房。都说“十陡九漏”，大家说，阿献伯管的陡门像成菜桶，滴水不漏。去世前得了大病，他要儿子轮流来管理房护理他。几个儿子硬把他扶回家，病情稍有好转就回陡门管理房了。陈邦弟（1904—1976），桐浦浦西人，1955年冬建造浦底陡门、塔山陡门，一个冬春食宿在工地，夜潮涨了，他怕潮水冲毁在建的“埭”，露天睡在浦边守着。他根据不同农业季节的需水量，在陡门上用红漆标记陡门启闭程度。人谓邦弟伯，为水利艰苦奋斗22个春秋。治水先贤千千万，他们只是我从《瑞安市水利志》里找来的几个。他们的普通，他们的奉献，值得尊敬。你说呢？



鲍一陡门(内河)



东山套闸



鲍田淤水闸



滩脚堰水闸